





明 DC-13
號 97
卷 9

諸子彙函卷之七

崑山 歸有光熙甫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文子

姓辛名鈃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蓋道德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者

○○○應物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

明何泉曰此段論精神意氣

弘公超曰外淫於声色內耗其血氣則精神竟慮飄蕩泊沒何由久生長視於世乎

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
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
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
愚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
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
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動搖
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
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
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

耳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
口生創音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不能
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
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
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
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
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惡不可離也
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
弗敢極也弗敢極卽至樂極矣

此中峰口人有心精聰達卽有而物萬物總而爲一又不可不知知則盡知而死生貴賤何不被者

王鳳洲曰人具血氣五臟則有視聽聰達倘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消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則短折之軀安能永年而長生乎唯勿助勿忘無心於營生而自長生者萬物皆備總而爲一矣知其一則俯仰與乾坤同泰身心與義命皆安不知有死生貴賤何樂如之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郎以義衛身世亂郎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君子能爲舍不能必得其福不恐於爲非而未必免於禍飲君子逢時以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郎退讓之以禮何辜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

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
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
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
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
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
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宦敗於官茂孝衰
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也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
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

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
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饑故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
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
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
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
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
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繩命見可剛可柔
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

體之夫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禍禍則無親是以貴和也

李滄溟曰此篇首根上篇欲生憎死相承說次以天命次以禮義次以順道治亂聖愚天地陰陽剛柔嚴懦而以和字貫串發之

文子

應事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熛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如世之所從

支鳳岡曰此論以無事處事以無心借悲

彭可齋曰大率上者是非不公在下者起避不從

何柘湖曰讓論盡

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徇逃再無之而不滿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聖人體

莊沖庵曰見唯聖人以論事處爭

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故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一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徐子曰此見處事應變之權

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宗乃城曰末結出事之禍福利害而以慎字貫之

楊少泰曰禹之行水以行所無事爲貴故事

之來也行止有宜是非有定惟虛心以遲於
無窮之原斷無爲之化所以謂之見本知末
執一御萬也商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如遠近之殊成敗之分立廢之別小害
大患之招禍福之至利害之間不可不愼其
始而察其終也

徐子曾此篇一兩處方行之稍微廣大周密他書論處其語而未必及此盡善

綜白石能多見時揖歲宜事少見爭以致勦

○○○行已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者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

林曼曾此段又進一步

何嘗某曰聖人每意必固我所以無為而一之成未收參差奇

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音歆卽祈禱者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上鳳洲曰此論應涉世之道

何嘗某曰此論應涉世之難

○○○仁義

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卽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卽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卽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卽堅強賊之以身役物

何燕泉曰此論聖人應變涉世之妙

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能變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藏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恬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徜徉於寞寞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跡於寞寞聽於無聽寞寞之

王仲山曰此篇第一層是總目第二層是條件第三層是推原第四層是泛論不拘拘於節目條件頂針發揮目有奇橫之致

李滄溟曰世權即

是也然而行權必知天知人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量日月同

李滄溟曰末句以知行看出道德從道德見出仁義以應篇首

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得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

李滄溟曰世權即達道也即所謂聖之時者是也然而行權必先守經故必知天知人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與世推移特與天地同量日月同明用之大知之審而仁義道德問

於衆心而無歉矣

馮汲吉曰人君好自用而退臣下爭事

高子象曰此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御相

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及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障於位則不能待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

子犯義小人犯刑此世風也

諸侯齋日以代匠失御立喻即起句鯨魚制於蠐螬也

乖心若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舍乘人之資也

楊廉夫曰此晉之三家漢之荼操如此

楊升菴曰按淮南書盡本諸此然其文詞閒有脩飾且血脉聯絡無可間斷者

普定山曰先設問答以明辯端

公孫龍子

姓公孫名龍字石孔子門人列於七十二賢內封松江侯楚平原君之客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萬化之宗寄言論旨致往復假一物以爲之賓主故舉白馬以混而齊彼我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宗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寺白求馬唯得白

宋潛溪曰龍跡馬故命名而守一府篇云疾名實之散亂因資利之所長爲守白之論

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此物親者少疎者多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可亦猶一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曰馬

者不異馬也

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以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王鳳洲曰設爲詭言以申辨說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黑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衆馬非白非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應白馬者何哉白馬者何哉色與馬也

既以有色爲非馬矣君既私以待人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

無馬可乎

天下無馬可乎

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君使馬無色而獨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

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無氏旅而獨有人者安取類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焉是辯以正名實者也

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

白馬非馬龍謂仲尼云必也正名乎

陶士敬曰孔穿謂龍不取白馬

白馬論

白馬非馬也

白馬者馬與白合也

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以合二物以共体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

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此實迷主意而難之也

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獨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未可下之實難也

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非馬龍謂仲尼云必也正名乎

白馬非馬龍以白馬正名實矣仲尼所取

陶士敬曰守白未馬謂有白馬

曰未可

王責實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實曰未可也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於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

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

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

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

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獨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而疎夷狄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秋叛矣勤兵伐遠入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

來應離曰以求馬兒馬貨矣

宗澄溪曰馬体不定色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辨而正名實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實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共体不可謂之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天下皆親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馬者乃馬之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去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

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涉然忘處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冷而理無不極

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白殊而不能靖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具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阿應合物適足增禍

樓迂齋曰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特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

聞宋儒曰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慎六合於胸中而靈參有餘地方象於方寸而其補陰靜故能處親而無疎親在疎而無疎所以四海同親乃曰共貫

莊子曰前篇白馬非馬犹無中生有可以措辭此篇立意無頭緒無着落遠虛而發是畫空之筆鐵鷹之手

○○○指物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孫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從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者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齊焉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謂指乎物莫非指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也天下無一物而非無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

嘗罰不由天子威福自出權臣公孫傷明王之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耳

方希古曰莊生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無此論同幻然莊又曰天地一指也犹有天地公孫子無實生無窮退所以愈雅

可謂指也所以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夫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匕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物莫非指也物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亦無匕是非兩忘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無名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或謂之指物皆不爲指

莫定山曰莊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此等語堪與此論參看

非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遽也謂指物也無不爲且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無指故曰非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公孫子指物

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設使
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爲指天下
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
指爲非指乎誰謂有指者誰謂有
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且夫指固自爲非指
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爲無
指何能與物爲指乎
宋濳溪曰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
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
棄一能不遺一物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
白也。石也三。物合体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
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
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
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
白得堅其舉也二。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
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
石堅白共体不可謂之無堅白曰視不得其所
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

即楚澤曰衆一石以着落堅白又連以牧得字聯絡點綴冷峻奇情躍然

殷海岱曰龍有城三丈平原曰公許勝於理許勝於理終必受詘

殷海容曰此又由較藏字反覆博弄異想出入

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堅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而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眾色可知天下無有眾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形也之形則眾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能兼二不可謂之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物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師茫溥曰此又突出一離字下轉旋映發

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自必滿於堅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自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名者亦有堅之實不見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乳孔穿對辭與趙平原家藏三耳

堅白論曰此出一兼使有推開一步意

蓋以此爲篇辯曰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然是石之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一見與不見其爲体其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一滿豈非舉三名曰物白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而合於一實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安定能獨於與石同体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不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寘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石然

宋濟漢曰徐上見與不見兩生出一知與不知而以貼相與離藏便看實

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也曰於石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手不知於白誰謂堅藏乎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乎能據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

崔後渠曰黃黑亦本白焉得黃黑

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獨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兼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白白則亦不待白於

陶蘭亭曰兩箇可是相頂說

啟海侄曰後來之離也是猶神聚處故此用一神字

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不堅自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黃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也若如也也夫不因天然而離於堅白者果決而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而欲還力與知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決謂

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因火見而見不能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特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今六火日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

第後案曰結句天下獨而正調整奇妙法奇

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雖曾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弥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如回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匕斯離不相離也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待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寘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林獻齋曰前通變篇已決以立意太奇堅白篇原本此來但一之三之種種辯說只藏曰離曰知見懇懇而末句一了百當可爲辯說之雄

宋潛谿曰根指物篇改開口便帶物字

陶主敬曰此孔子恐不出其位之旨也

○○○名實論 公孫子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反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脩廟朝以車服器械求矣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寡之甲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所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僭於上或溢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治事之與刑賞有尊卑神亦異數合靜其性而不僭濫故謂政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

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正矣其實正則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命施命不當於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欤不當也故當日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命而勢位以滅之則故彼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已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彼彼此此當乎此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者正其名也正名是孔子住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應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正矣其實正則其名正矣唯應命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正也

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正也

唯乎此則此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此而此不應者分不正也

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且彼彼不彼此此不此彼而彼且此此且彼彼不彼此此不此彼而彼且此此且彼彼不彼此此不此彼

殷湣侯曰說言之明王正是傷名實之乖實矣

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在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帥楚澤曰龍固趙人莊名質之散亂故假物取譬以守白辯其說反覆不窮黃帝不能理一篇自家幾回辯說

此篇位字正實正名字彼此字知字歷歷有序蓋玄之又玄者

莊定山曰整整二十四字無首無尾無端無腹錯非亦有此格

商子

姓公孫名鞅衛庶孽也使秦因景監以進考公富彊其国封於商著書二十九篇名商子太史公謂其刻薄少恩又請閉塞言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信不誣也

●●●墾令

官不優農

無徠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徹農不徹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訾量也則上一而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愼愼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

民愼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若官下不非上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以外交則勉農而不怠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

注南淚曰農無外交郤二一定之法

閻平塘曰士大夫之家不得口衆口衆古今通行之害

注南淚曰商不得維農不得糴可無敗利之舉

林茂貞曰禁後爲雖聖世不廢

貴貝玄曰貴人不得役農貴人之子不得家婿此法可通行

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庸雇也閒
民雇役於人也繕治也大家長不得役民治事也察逆旅則姦僞躁心
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
農則草必墾矣逆旅者傳舍也無傳舍民無所寄食則歸而農矣壹山
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
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
十倍其僕撲本也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酬奠大奠
亦色又盛也酬奠謂飲酒盛樂也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
不費粟民不能喜酬奠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

王視野口五民
目所富粟但不
以化道而以重
刑所以自斃也

汪南濱曰禁用
官食粟

國事不稽王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
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狠剛
之民不訟怠惰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
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無所於食而
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
愚則草必墾矣誅愚惰農以誅責也擅從者民不自食而從人度口也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音蟹舍令
有甬官食粟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

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餘子之子弟餘夫也甿家長其官食糜謂量其食使糜于斗斛者甿官謂量於農不便之游事人而避役以求官爵也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爲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文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

謂羅日置農不事游學愚農文好學問此是直諫息民之耳目

謂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留也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令軍市之商人不得私畜女子拾掇拾收拾也軍興行軍之糧食用度也不許軍市中無關傳而輸糧不許軍市中買私輸之糧食盜自縣之糧者即發覺不得私匿私輸即盜輸也治一形則從迁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迁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

舊無編目立法之意如禁綱牛毛可見於此

謂國衰日官非其人則貨冗無節勢必頓法勞民官那之禍可弗禁歟

攫迁商日往開市所以抵商非先制法初意

馮被迫日農逸商勞此今司法役世

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從去声私曲也官雖私曲不得亂法官非其人則廢廢則舉明發明舉不敢匿也代者非其人亦不得更如此則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厭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必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迁獞無取儥無得反庸車牛與重

楊升庵曰姦人奪農民貨賂弛矣儥有司迂因而錢食之農民之禍豈有窮乎

重獞食輜重也設必當民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取儥取雇載之價也反庸憤私載而歸也如此則往求遲久農事廢矣儥雇載也賃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不傷姦民無撲姦民無撲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撲根株相附着也謂爲姦民匿主也

陳後山曰此篇是商君開塞耕戰之書多是狙詐富彊之術觀者取節焉可也

虞伯生曰矢口議論便是嚴刑峻法變法之

畧俱見於此

羅景綸曰墾草闢地之說極其詳明此廢井田開阡陌之禁也

舒國裳曰墾草二十令如列肆於五都之市比次不亂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無食必削舍為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從室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者皆可變之業

陽北巷曰謂家無農戰而事

妹茂自曰開口農戰便是富強之說元王寫五千農之法都不如此

詩書以爲閭之
后前此說道也

宗子城曰民樸一則官爵不巧取而奴不生王不惑此說近理

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其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雖滿不倫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令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得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責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

陳魯南曰官之與遷必以貨取此古今通弊蓋正其時在人主人主所賴在卿相者貨賂公行官辱朋比苞苴之孤雜豚受禍不啻於下何所取給乎

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拄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救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

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麾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樂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上好言而官夫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

豪東廓曰此論詩書辯慧之害慮上民以此爲教者固必削

王楓野曰農戰未嘗不是但欲廢詩書是堯舜爲湯周孔之教者不可行耶

國宜一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掄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辨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也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

至漢高曰宋太祖太宗令武臣各通一經未嘗前賢也後之不貶駁失其道耳

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學民惡法商民舍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螬蝡蛸蠕動生於腐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

錢曙蘭曰好辨言亭直賈爲技藝以避農戰誠國之害如尚許

方而廣仁義後恩信而上首功其蔽甚矣

螬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秉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有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

事于鮮曰欲民而從事於農則四民之中三可廢矣

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日
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
君之可以籌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
以距日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
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
治國者惡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
搏之也（搏音團聚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彊作一十歲
者百歲彊脩一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
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

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
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
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人聚黨與說
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高言僞議
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
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
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彊兵闢
上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王鳳洲曰此文當爲絕品上乘之文在先秦

（馮汝弼曰秦以廢詩書禮樂仁義而強政成帝業者欺之術也胡亥正二世適成起而族亡者亦由欺之術也）

（宋方城曰看他當強之術行之亦有目前可喜之績然非立國長久之道）

稱爲第一惜乎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投
不令之朝耳
閔午塘曰鞅之論可采處頗多說者謂鞅挾
三策以干孝公責其不行帝王之道而用伯
術鞅固非明王道之人秦豈行帝王之道之
國哉

王視軒曰若言於明主即是正論

孫月峰曰筆力風骨布置錯綜俱似管子

○○○算地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谿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

王道者曰農戰之法莫詳於此

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敦小地依而能任遺利）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數十八地廣而不能任）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

借辻務曰上許算地之法此乘不能算地之害

猶承恭曰前面凡二節此又收在民身上說言賞罰私利禁私

實民方屬農博敵下遂說幾段是發明此

君子超曰此歷收民富之有用以啟動人主

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士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

猶不止者利也其土世之土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藏非性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人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人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

治實夫曰此商君之應見說得十分痛快

趙襄夫曰權數乃秦法正商子之術

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人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衍字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

陳子淵曰名利二字應前

王楙野曰數百餘言矢口而成殊不費力

錢謙益曰禁約一切外事專務耕戰

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竟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

李見羅曰農戰之說千番百轉而援引人事尤善附會

（耕○農○地○利○、○游○說○吹○賈○）

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農而取長稗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人使民屬於農而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

侯鳳阿曰此又帶出一箸力來天是奇思

閻若璩曰此復叮嚀人主法聖

人以立農戰之法

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戰也民農勉則資重戰戰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

胡氏寅曰秦之法令風俗商子一書已在目中

也

楊升菴曰古之算地立井田耕之算地開阡陌論非不鑿鑿可聽而行事則悖錢鶴灘曰此廢井地之患禍基所伏矣

林疾貞曰當此之時也連用三文此是古法詞采亦爾爾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貧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日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丁後溪曰先秦時典籍未富未有祖述各寫其志之所欲言故其行官部署自成一家缺亦不自知其闕之不興者也

孫月峰曰繩字亦牲畜因可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賤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亂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君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

洪頤煊曰此等句皆生新奇巧

張佩綸曰何法社撰新奇

羅根澤曰總收上文論三代之

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禮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慮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異勢以致王見秦當爲法他日廢井田除封建焚書坑儒之禍兆矣

王治川曰好惡名天四字爲脈日其所以强秦者正以禍秦

今世彊國事兼并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之法故萬乘莫不戴千乘蔑不不寧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異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苟慶樂則淫淫則上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舍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

士意欲先刑後賞安特別一義語皆私撰郤非

字彙曰古人刑罰正路彼皆反之別出一見能使時君攜營

管攷

再言之曰刑反於德二句結前意

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之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若莫大於治而治

應立詞頭轉在立君之法上

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務刑以去刑

黃廷臣原古推今直說到立君制法去姦任刑商子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陸貞山曰一篇中所論上古時務勝力爭上賢立禁立官立君皆關係世教而遞敘下爲後來開塞立論之本

○○○來民三晉民有餘而地不足秦地有餘而民不足秦勝晉而不能有其民者愛爵而重復也誠使三晉之士慕義而來若秦不愛爵而封之不重復而令其三世不與兵事則三晉之民可盡也復者復除其兵役之事而使之專務農業也

商子

地方有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曠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而民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曠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

案此篇似晉人之說故子長以為晉人作

案方城曰開阡陌之說見於此

錢鶴灘曰屈曲斯難詮峻銳兵精立統令人恍惚不可卻視言秦之文也

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衍字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民上無通名下無曠田宅而情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

楊升菴曰爰爵重復三晉之民所以不西者正在此其說曰一設是客人說話以實王吏之明爲過也

寄國寓曰三晉之弱止入地于秦而三晉民多兵衆秦不能奪

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

秦之所以强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强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

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

之此收云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是結上生下也

杯茂貞曰到此方見收民本意

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足以造作大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豈徒

表了凡曰此秦劉伯所自來

鄒東郭曰兵農雖分而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此寓兵而可行者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上所不能兩成也故四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新民三晉之民來歸者也作本專務農業也）境內不失須臾之時（農時）兵雖百宿於外（生息）此富彊兩成之效也吾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實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

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晉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不能使之西歸也）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莽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事本者農也）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務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月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務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賜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益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得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敞所願之金也而敞愛之不與其徒未必來歸而秦愛其復此喻切當）且古有堯

（漆吳岳曰語已盡復引証譬喻總結上文而震說之文之有開闔處）

虞伯生曰引堯舜重重開說總是明當及法以來二帝之民

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工用平然則非聖人之難用聖人難也

羅一峰曰來民一篇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言切實而意獨至

錢鶴灘曰孟以富彊之術彊秦使孝公能大有爲孟能正其心術以佐之則秦亦三王可

四但王道非孟之所優耳

袁了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文

解大紳曰此篇論求士云王鉄王法也僉之三尺劒

鶡冠子

楚人也趙武靈王聘之遂居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學本黃老而雜于刑名著書奇言奥旨每每有焉韓退之三讀學問篇悲其不遇有以也

博選第一　陸佃解

王鉄法制也賈子曰權埶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

(王)(鉄)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與已等也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

霍渭先云戰國策鄒陽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國策之先

殷崇川曰文字奇崛筆力雄峻

倫白山曰把常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文有一瀉千里之勢

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治者天事也所以稽於地事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

謂地者常弟一作不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謂命

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已則勞人者

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者也所先趨而後息先

楊升菴曰陳指氣使之態曲盡

王鳳洲曰淮南有此論便敷衍些

問而後墨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降已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人趨已趨與之鷹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此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

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名也豪制名也德百萬一作人者謂之英光以草之英制名也毛嵩傳曰萬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

楊升菴曰爽亮絶倒一世

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　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　計功而償權德而言㊀㊁在此孰能使營

楊升菴曰首篇聯屬粘絕爲六國競士首唱王鳳洲曰文章須要說得拈筋刻骨方是奇思絕人此論涉人物理曲盡事情最有跌宕處二復便得之湯武我仍曰此篇以王鈇爲眼目以四稽五至爲骰法以君爲主宰以人與聖賢爲血脉而統歸于選賢爲本據古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見帝王必資于師保之夾輔而德音播于天壤論極正大可爲策學要訣

○○○著希

道有稽以爲驗入主不聞要故常作一常與運亮而無以有以無以下有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壤雜紛兄之類是也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夫亦無益于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號而已矣端倪運而已矣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方之時術而循俗仰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雖有

陸棠川曰人主一身道德爲要不聞其要如置莫定東西南北不知所向事之是非得失俱謬蘇軾創矣

倫白山曰君子之所易處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處又小人之所易

解大紳曰鋪叙君子規模一舉一動毫不可苟步驟嚴厲

跪乳知本之儀而以人矣又況無恙爲之性者奈何同之于　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獸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仰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却也嗜利而不爲非義然時動後取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難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已復禮心難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蓋充此而已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信猶任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詠鹿爲知造意造意微矣豈庸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爲道同嶬也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趨相

務升卷月此言亂世之君

三原劉曰賢人不處亂世如此等不處以保天命論諸邦無道危行言孫是也

與同惡則有相憐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于亂世也絶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湯雄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不能絶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言沉濁世讒慝阿上而欲自比于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

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一作其慎勿慎勿作順勿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者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楊升菴曰此篇泛論賢人君子議論確切有力

霍渭先曰亂世尚隱然亦有身處其地而不得遁者守身免禍宜如此

○○學問　鶡冠子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亦有終始乎抑其捨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于初問終于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

龐白山曰九道分疏中明白天

王鳳洲曰九道深且微矣

莊周曰龐煥問學問事師是有始終者

地陰陽之數無所不該故迫出諸家

辨大紳曰天官還說日月星辰更記有天官書

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法令者主道治亂以中有三風占天地之災祥

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法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神徵者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

風采光景所以序惟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爲佐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

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收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各或曰奇見異聞爲變刃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各之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此頫也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辭或有子雖摶捆捆束也採也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投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門字禮樂仁義忠信龐聞其合之于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

居室川曰推本九道歸于心上詞一正一反無人說得到此

欽維敬曰九道形心以下見匠

手結傳處一而光眩衆宿讀之快心

張玄起曰把實理來議論而詞入玄問似說玄

也所謂樂者無善或作譬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鄉著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封世得失逆順之經于也識緒端不妄元法不可以劑心體劑猶劑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天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列心焉術或無術字棄原術如術學之術原道之原雖淺不弟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麤子再拜曰有問戒雖毋如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比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鵠寇

子曰不提生于弗器故提之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于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大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兒此言細人且再也況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惕升菴曰學貴于請極原始方可要終不能會悟于語言文字之表以要其終詡說雖多窮年矻矻無益也此是學問之切要語

張玄超曰此篇開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楊升菴曰此篇命法法者道法非申韓也

霍渭先曰此篇法字乃一章眼目

倫台山曰以天地時形人與兵

○○○近迭

龐子龐煥蓋煖之兄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

楊升菴曰應首先人先兵

王鳳洲曰應上古歲不一用句

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亾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驕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賤迸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鷹不擊伏兎于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飾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下勝上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爲驕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

雍渭先曰一往俱論先兵

黎維敏曰談兵戰之法歷歷如指掌

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何使非其任力欲取勝于非其敵不終身之患樂吏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于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貴于敵國敵國乃貴則說而責之者蓋其弱以辭鄰之則說或作却是其弱矣其勢必至于用兵萬賤之者又國被伸或作神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無以伸之創浸大其發則戰其創則戰發則戰音策也過生于上罪死于下讐

林茂貞曰論兵通大道談錄

既外結諸侯畜其冤則或作免覆祉覆世主慨曜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它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暴或作虐或作卑過謀徙計易澀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澀爲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下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仲劍以此故也大或作平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是故師未發朝而兵可迭也近迭名備盍取諸此今大國

張玄超曰到此一公題面

之君不聞一作問先聖之道而易事奉臣無明佐
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道
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定
悢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
度無以慧一本作遂意爲摸慧讀爲譎小星之噎聖人按數
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
下主今無數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于已明斷以獨人事雖備將尚何
以復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

張守超曰道法純備之人方能爲天下主歷觀上古繼世統天之聖莫不如此

而象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于已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于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牢或作罕時詘一作詘或作拒世違下級上使事雨垂雨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非走之其地久矣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迹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甲始于甲辰始于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徵成告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

張守超曰道法純備之人方能爲天下主歷觀上古繼世統天之聖莫不如此

而象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于已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于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牢或作罕時詘一作詘或作拒世違下級上使事雨垂雨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非走之其地久矣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迹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甲始于甲辰始于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徵成告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

忻毛貞曰結者盡而有味

文墨之萌由是起縱迭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啟矣此百世之瑞也

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屑曼曼作受之于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于圖以迪便纂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于應務而傳悉悉畧莫如書潛潛深遠著浩浩廣自後世覩之言可知矣故曰張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浩浩廣目所不見悉悉心所不了故知百迭者殊雄也

若或作隔無形將然未有著知萬人也此後德也非特榮磐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麗乎日得奉嚴教受業有閒或作閒

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王鳳洲曰昔孔子與子貢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至必不得已而議先去則先去兵次去食至於信終不可去鶡冠子先人是矣乃舍食而先兵且云法天法地法時不可以立化此所以爲刑名之流也而文自布勢弄巧卓不可及

○○○環流　鶡冠子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始有氣而有意意者冲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其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決之爲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沖開矣于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時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于氣氣所以通于道道所以約于事知道也而則蕩正于時知事而已則差

辭大紳曰天之道一聖人法天其道亦一一者法也法即道也循環不窮故曰環流

倫日山日法字是箇很日纏綿相因倶屬死

離或作離雜

楊生菴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爲法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殷棠川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文法之變換一番

於名離離如附離之離成于虛者也法之在此者離雜之離

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日遠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昭日孰溥如組葢言此矣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孰此法以行于近遠而反有不化哉于虛之忽告至矣御民豈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廢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已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至唯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

法非眞混沌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沿廼如澄卅肌膚若氷雪枯槁者味此以爲黃帝肌色猶騈而堯舜如此聖子之道也故曰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一爲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治而天下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于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

王夙儒曰法字應前法字照應有悟文從法字有出命字小未諳情態工緻是字宙一大道理

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亾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非命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及頯淵之才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命君位蓋言此矣）

挈已之文（一作契）者也（夫之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世）故有一時之命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終身之命無時或者也（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或作無所不及言無遽而絕）無所不在無所施

林古貞曰從古未有此命可謂獨云樣

蔡維敬曰意思參玄言之有味

者天之令南華曰諦窮久矣而不得明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夫顓其里一也而酬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難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臥夠狗而更以遭驚豈易恒也哉）故所謂

陳奐川曰陳引取類切實而真

楊升菴曰此五者喻先王之道不於手同而於十治

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已而已之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孰其誰之子也○不知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爲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南華曰相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皆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一國之將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犹陣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其將下一本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氣吾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作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不同萬物莫不有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

蔡維敬曰忽然命將言其吉凶成敗變不可得先正應有功相加而爲得失三句

蔡維敬曰此又應時立而物生句

倫白山曰收龍一句便結了一

壽夫社夫社元作天社不刻則不成霧或作露氣社或作天社○刻之爲言猶曰遏也此言亾國之社氣之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社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憂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跛或作工王政以爲師跛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工以爲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亟步多禹言此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故跡而醫生焉盖天下之弊多緣故跡而生故夫盜貸仁義以窮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嗌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

爲機括

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王鳳洲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脊

舞轉愈深

張玄超曰此篇即天道太冶之氣純一不二聖人因時法天契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敷衍麗而不煩玄而不詭達天人之奧者

○○○天權

望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謂之還或作環又作繯又名常住不遷或作徙字宙者頭此謂之區區外慕逐物喪已貞之而走豈能望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本方晝伐晉百步之外明燭不及盡於人者雖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照如月光照能序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勢若

圖全塘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此二句以起道德云云

浮 鹽委命相高謂之時 旦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教金火炎水列營如耳目鼻 通而高謂之道 道故有塞 有連萬物領天地 天地下有建張 合膊膊一作搏膊或爲 通天地九明五宇 宇宙闔天之謂宇闔 宇宙二字同根 命曰宇宙二者相須而立 前曰合膊 有實而無干處者宇 知宇故無不容也 有形也知宇故無不容 故無不足也 有乎長而無本蘭者 宙故無窮 知德或作隱故 無不安也 知德故所遇於地 知道故無不聽也 知道故所又於天 知物故無不然也 固其所然者不離而聽之 而然之萬物莫不 不能冀也 之明故曰已 知一而不知道 故未能冀也

未能冀也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 蓋昔之人 曰藍之中又有皎焉吾不知所之見以反也 索喪爭學者以多方喪生 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 象者意之筌蹄夫 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 象者所不知求之筌 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不足以得其粹哉輪 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人下已 尋繩斲冠子 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 道于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平文云 故人者莫 不徹於其所不見 高於其 開詘於其所不能制 於 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 危機雖未洮 爲 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

許愼升曰下面許議論俱是上意思

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注谿谷也仞八尺乃始翬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容○成玄英曰翬翔之容高飛翔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碎碎字或作餅字而無形容或作容○成玄英曰翬翔之容高飛翔布翼不動曰翔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劍深此言貴高之蹉其忠大矣老子曰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天下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高道而當一作道奠高○言而然然後道而當故一動一蚓嚌膚不寐至旦牛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幕隱於帷薄哉細曰曠曠曰瘴周平甫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爲取金之時從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高或作高故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土統土統或作土統而不續古闕二字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一作後至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成之於無爲得無來自哉詮詮或作胜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

鄧廷楨曰此二段閑說從蔽二字生來幸勿步驟俱高

許固齋曰言道成德存其入與成無爲二句解旋得好

諸子彙函　卷七　三九

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作茲一而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蔽刻子云天地四惑故疾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

休員素曰迷往現今知行者入迷途東西南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表至此歸結有旨趣

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土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空中華蓋弗迷日見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自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利害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生指者

虎招搖在土急繕其怒創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舍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兵不敗也

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

繕者作下玄武左青龍而有白求或作象四時求象四時求象猶言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舉而四致益起而獨或作成鳥乘隨隨駒蓋垂

輒或作輒未詳故昔善言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蒙昏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矣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為當也士益戚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憲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自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兒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也發蒙開吾覆則吾無以見天地之使勿往也大生釋約解刺約如繩約之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止息也歷越踰俗軼倫適如往也越等知器之見遺跋眾人或作求未或作絕紹遠久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意要須天下而無疏言失也則或作遠乎敵國之制不為敵天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

張東沙曰如此無處矣迷大哉

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翟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无○蕭蕭楯楯以戮人楯以衛己此則知兵矣戊元斧也干謂之楯蕭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窈極無則適乎窈通之謂矣南華曰今彼木知夫無方之傳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應物而不窮者也

洪景盧曰兵與天地人一貫看

陳深齋曰此即九天九地之古

丙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充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極地或作蕞地○地極天地極乃天故有成故

宗方城曰出題同有句

人有成人和故有勝天時有勝故有維地利故有維地有維地極天時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土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白華山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糟粕故所故不可傳也

驟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

震東沙曰天英字服出

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爲隨徵在其後以轉或作轉無素之衆轉猶羣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捐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孰非罷死地人白爲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人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不以四行連而輔之絕道之絕或作絕亂天下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獨金而不連偏在金德隆於殺伐文干音之謂違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悍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道謹司天英天英或作英二字無下天各失三

淮定山曰承出兵法家以總結之

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執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閱二字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歲或作耳曰○此言真、聖三萬矣五行不能幸五音不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爲不在此域則豈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逆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逆言疑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土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王鳳洲曰此篇是淮南子散漫之體逐句逐段開說立箇主意而意思玄奧步驟緊嚴